



四佳集
十五

記

廿十八

16
2415
15



2415
1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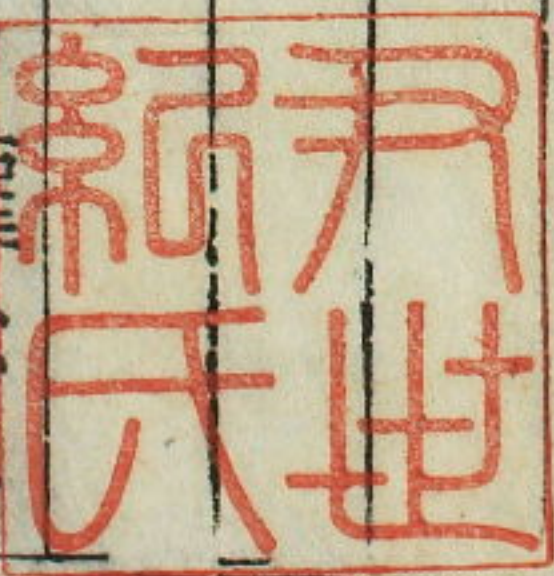


四佳文集卷之一

記

無盡亭記

廣陵之西有受村距京城僅二十里花山權公下
 地開別業作亭其後面圓圍俯開津左右湖山控
 挹千里盡一方之形勝而有之朝謁之暇往復登
 臨以寫夷猶之悰扁曰無盡索予記居正曰天地
 覆燾包括無盡也日月照臨明燭無盡也雨露風
 霆有無盡之氣象山川草木有無盡之形狀四時
 相代變化無盡也百年相禪古今無盡也觀乎陰
 陽屈伸消息盈虛之理物與我亦皆無盡也况之
 所取者何在予竊思之江湖遠於廟堂朝市邈於



四佳文集卷之一

林泉兄遭遇 聖明佐翼興運功烈記五、太常聲
名昭于一時踐歷華要嚴笏 朝廷若飲膏梁棄
淡薄無所事於寬閑寂寞之中今則退食委蛇一
丘一壑寓興於無盡何其盛哉想夫終南蒼蒼漢
江滔滔瞻魏闕而思君望白雲而思親思無不盡
也見稼穡之艱難則思所以啓沃乎吾君聞田里
之愁嘆則思所以施澤乎吾民慮無不盡也至若
耕者蠶者春者織者樵漁者畋牧者優游自適於
畎畝之間者無盡則吾心之所樂亦隨而無盡矣
自形自色自飛自走或潛或躍或榮或樵於大化
之中者無盡則吾心之所感亦隨而無盡矣豈朝
風弄月可一言而盡乎不知江湖耶廟堂耶膏梁

耶淡薄耶思無不周慮無不及然後可與言無盡
之妙矣嗚呼蘇子瞻人傑也赤壁一賦萬古風流
無盡一語盡天地物我之情然忠君孝親憂國愛
民蘇子之所不及而兄獨得之此無盡之所以為
無盡也 居正有薄田數頃比隣相從兄之所得於
無盡者亦 居正之所同樂也他日錄歸來之辭哥
窈窕之章與兄憑高眺遠一觴一詠當畢無盡之
說

風月樓重新記

平壤三朝鮮高句麗之故都高麗氏置西京又曰
鎬京後設萬戶府又改為平壤府入 本朝仍之
府為西北一道之都會其地廣其民夥其俗醇繁

華佳麗甲於東方往往有仙蹤靈跡奇形異觀前
代人物之風流有足多想是以縉紳士大夫之遊
宦者咸樂之府之東北六七里有樓曰浮碧懸崖
絕壁下臨無地可以都諸勝而有之然使華鞅掌
之餘非跬步可致洪武辛亥巡問使林侯始建風
月樓五楹於廣會之中羣山拱挹長江逶迤俯臨
池沼上下天光樓之勝與浮碧齊名冠蓋賓客之
來止輒登臨眺覽賓主獻酬從容自得樓之勝又
先於浮碧而獨擅名於一府矣第其營構歲久頗
有殘缺天順癸未光山金侯謙光以監司兼尹于
府慨然有重新之志鳩材倩工方事經營成化乙
酉今監司吳侯伯昌繼來侯早以文武之才從事

西北掌其管鑰未幾入相銀臺出按是道吏民畏
而愛之政通化行百弊俱興迺即樓之舊址增大
其規模中立大廳宏敞廣豁爽塏高明左右有狹
室俠室之傍又翼以別室瑰偉清絕比古尤壯觀
者躋之樓既成居正適奉使來過時方七月既望
明月正中荷花盛開紅香霏霏綠影粼粼憑闌徙
倚俛仰古今山川雲物之精彩百倍於前矣侯觴
予請記夫樓之勝槩名樓之義牧隱先生記之詳
予何容贅予惟山林歟臯壤歟名區勝地乃天地
造物者之所秘慳其或發天地造物之秘慳為人
物風流之勝賞者則求之天下亦不多得岳陽一
樓名於巴陵滕王有閣侈於南昌黃岡之竹樓南

州之黃鶴是其傑然者也不有創物者經始於前
好物者重新於後則天地造物無自而發其天機
之妙人物風流於天地之間者或幾乎彫謝矣今
平壤為數千年王者之故都風月一樓山川勝槩
無讓於向之所謂傑然者則侯之事於重新者亦
可謂勤矣羨矣我昔滕王閣重修韓退之記之雖
以退之之才之賢以辭列三王名留勝地為榮顧
以居正之不才名繼牧隱之後於之樓之勝豈非
幸歟故不以文拙辭樂為之書

司諫院題名記

經曰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春秋傳齊桓公有諫
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雖不名官意亦尚矣漢武

帝始設諫大夫秩八百碩光武置諫議大夫秩六
百碩厥後或置或否唐制諫大夫而上有散騎常
侍下有補闕拾遺分左右左屬門下省右屬中書
省其選始重宋興大抵仍唐之舊增損廢置間或
不同建炎以後始制諫大夫不隸兩省時相與論
議此後世名官之大致也我朝開國之初仍高
麗之舊諫官皆屬門下府謂之郎舍其負有左右
散騎左右諫議直門下府起居注內史舍人左右
補闕左右拾遺妙選一時才望門地俱優者任之
我太宗二年辛巳始置別局以左右司諫為之
長秩正三品次知司諫從三品次左右獻納正五
品次左右正言正六品俾專言責不兼他務恭惟

列聖相承任賢從諫養懷慨敢言之氣膺是選者
孰不欲竭忠盡節益礪蹇諤以無負委任之意居
正承乏為右大夫夙夜懼不稱報先是璧上有題
名記備錄先生遷次日月第因歲久殘缺不可傳
久謀諸同僚才大夫金公從舜知院事宋公處儉
左獻納崔公泥老左正言趙公孝全右正言李公
淑城小加修整自國初迄今題名者安散騎景儉
而下總七百六十八人噫盛哉居正嘗讀司馬公
諫院題名記後之人將歷指其名曰某也忠某也
詐某也直某也回可不慎哉先生之言盡之復何
言庶以此為同列相戒之辭云蒼龍丁丑

慶州倚風樓重新記

嶺以南素稱多名區勝地居正少有司馬子長之
志踰嶺而商而善而星歷金晉訪咸密抵于慶慶
即古之鷄林而新羅氏故都也山川秀異雲物奇
絕多有古賢遺跡是以償遠遊跌宕之氣第恨館
宇湫隘雖有倚風一樓四簷低垂如坐甑中使人
悶悶然壬午冬奉使再至府尹金公淡邀予登樓
從容觴詠予曰滕王閣天下之名勝四海豪傑聞
人才士登臨眺覽者不知幾人乃得王中丞而重
新韓退之而作記斯樓之修之記當屬之何人乎
金公莞然越數載館宇重新辛通判仲磷倩予記
略書顛末歸之俄聞倚風樓又火火而未新者再
稔丁亥春李侯念義來尹政修弊祛謀所以重新

延即樓之舊址增大其規模經營締構歸然為一道之壯觀繼而得田府尹桐生柳通判子濱又加賁飾功乃就緒索記於居正予惟物之興廢物之理也而其所以一盛一衰者亦莫不關於時運當新羅之初天降異人闢洪厓建邦國君臣道濟仁厚為政三姓相傳幾一千年卒能平麗合濟富有東土此正唐史所稱仁人君子詩書之國是以想人物繁華之盛矣敬順王納土降麗如吳越錢王自是或州或府或縣隨時沿革不同高麗之衰島夷侵軼棲觀灰燼雲物彫喪讀稼亭李先生記可見當時之多故矣 聖朝天地涵育邊陲妥帖百年于茲慶地廣民稠物阜財殷為東南府庫之最

吏又得人事無廢墮雖館宇樓榭亦皆一新是寧知天之靳於前日者乃所以待今日耶今斯樓也檐帷祭戟之巡臨騷人墨客之遊賞憑闌徙倚俛仰古今感故都之興廢攬時物之推遷夷然豁然陶寫性情有古登樓作者之氣象此豈非大平之盛事而物理興廢之機耶嗚呼平壤三朝鮮高句麗之故都山河人物之盛與慶相為甲乙收隱先生嘗記風月樓而居正記重新稼亭先生記斯樓而居正又記重新以居正之不才名繼稼牧父子之名於東西二京豈非幸耶故不以文拙辭而樂為記

七休亭記

南郭先生扁其亭曰七休索記於四佳隱者隱者
曰隱者以四名亭尚不知四又焉知子之休之七
也哉然休之義可一言而盡休者退也春而夏夏
而秋秋而冬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天之道也法天
之道功成名遂身退人事之當然也伊訓曰罔以
寵利居成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蓋言其
休也古之休如留侯之引去兩疏之辟老陶彭澤
之歸來錢若水之勇退是皆燭屈伸消長之理明
出處進退之幾順天道而審人事者也司空圖唐
之名賢見唐衰終隱不仕名其亭曰三休曰量才
曰揣分曰老曠是亦知止知足明哲保身數君子
之儔也孫昉宋之達士名其亭曰四休曰飽曰煖

曰過曰老山谷黃先生記之詳斯亦自分自是
興自適未嘗弊弊然嬰於心戀戀乎其外物也今
先生之所取者有一於是乎先生蘄然頭角早出
羣賢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蜚英聲馳駿譽如雷南
之鵬扶搖羊角而上行不知其所休矣踐歷臺閣
高視闊步功名之方至而未艾也富貴之來逼而
莫遏也如駮駟驥裊騰驤九軌之中勢不能以自
休矣今則勇冠象笏正色立朝一出言一舉是皆
有規矚此可以掛冠拂衣引去退休之時乎先生
懷竒抱瑰大有施設他日功成名遂乞骸就養優
游晚節樂以歸休則未必非先生之自許而取以
名于亭也雖然休於休不休於不休乃所以為休

不休於休休於不休非君子處休之道當揆之天道而迺合審之人事而適宜然後可與言休之道矣先生矍然改容曰三休四休之說粗嘗竊其緒餘并七為扁至於法天道審人事處休之大者則微隱者吾誰與歸敢問隱者之扁以四佳何耶隱者曰先民有言四時佳興與人同四時者非春夏秋冬之謂乎四時之序功成者退亦四佳之隱義也先生輟然而笑請書以為記先生誰司憲掌令孫舜孝氏字敬甫隱者誰達城徐居正剛中也

司憲府題名記

周禮記御史之名漢置御史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屬有御史稱其臺曰御史或曰蘭臺又與尚

書謂者為三臺唐復御史臺或曰憲臺或曰肅政臺宋沿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元亦有御史臺 皇明置都察院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諸路監察御史高麗初稱司憲臺又曰御史臺後復司憲置大夫中丞雜端侍御殿中監察文宗增置判事知事忠烈朝改稱監察司有提憲侍丞侍史監察史忠宣朝始稱司憲府以大夫為大司憲中丞為執義侍御史為掌令殿中御史為持平監察御史為糾正其後臺名官制亦不一 本朝仍麗舊曰司憲府置大司憲一人秩從二品 世祖陞正二品執義一人從三品掌令二人正四品持平二人正

五品專掌糾劾言事其屬有監察二十五人以他官兼之世祖朝皆帶本職減一員為二十四嗚呼御史之職歷代重之其任重其責大其憂亦深何者御史得人則君有過舉批龍鱗抗雷霆蹈斧鉞而不辭將相大臣有愆違得以繩糾之宗戚貴近有驕悍得以彈擊之小人在朝必欲去之貪墨在官必欲屏之舉直錯枉激濁揚清正色立朝百寮震攝其責任豈不重且大乎如或御史失人君有過舉將相非人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不見如有物塞其耳有手掩其目有鉗緘其口默默苟容則雖全身遠害於職分何於物議何其憂也不亦深乎哉祖宗以來重臺憲耳目之

選養慷慨敢言之氣膺是選者孰不欲砥礪名節思副德意乎天順癸未秋居正以不才承乏大司憲未嘗拾遺補闕以裨聖德十一年于今復叨重寄淺技劣能衰憊益甚徒積危懼一日與執義玄公碩士掌令許公迪金公自貞持平金公潤宗安公珣論臺中故事舊未有題名記近有臺長有志者得黃翼成喜以下二百二十餘人題名然除授迂轉歲月未盡詳悉諸君稍修整之屬予記夫官府題名古也至於憲府其所關尤重繼自今我豸冠簪白筆讀是記者曰其賢其佞其忠其詐善為法而惡為戒使牽裾碎首之忠不獨專美於前而在位皆澄清慷慨之儔則題名之補豈曰小哉

予又聞古者工執藝事以諫，蚩以士師諫。孟子曰：立乎朝道不行，耻也；工與士師非諫職，尚然况職乎諫者乎？職乎諫而道不行者乎？吾為是懼，謹書此為同列箴警之詞，且詔後來云。

友菊齋記

予與南陽洪侯參同僚於成均，侯有宿德雅望，予甚敬重之。侯嘗扁其齋曰友菊，語予曰：古之人有友菊者，淵明其人也。吾生千載之後，不見淵明，友乎菊，所以友淵明也。請子有記。予曰：天壤之間，草木花卉可友者，非一竹也，節松也，操梅於貞白蓮於通直，皆君子之所取，獨菊乎哉？若尚友古人，則事業如伊周，功烈如管晏，遭遇如蕭張，文雅如王

謝獨淵明乎哉？古人論菊之德曰：隱逸是君子，幽隱肥遯之象，柴桑翁生不遭時，退托於花卉，聊以自適而已。非丈夫功名富貴有志當世者之所取也。侯早捷，魁科多所揚，歷出宰百里，利溥在人，入長國學，陶鑄作成，又何事於殫英掇芳者之所為而淵明氏之是友哉？然侯之為人，我知之矣。天性雅高襟韻灑落，夙抱大才，不大厥施而不以為憾，坐函丈樂英才之教育，而不以為得，隨其所遇處之，自若恬然若淡泊寂寞之與儔，嘗開一室左右，蒔菊朝退之暇，幅巾藜杖，寄傲閑適於其間，其必有所得者矣。觀其幽姿逸態，凌霜傲雪，不與浮花浪蘂爭競於三春艷陽之時，落落晚節，耿耿自持。

芬可揖也芳可隣也侯於斯時捨此菊復誰友哉
古之愛菊者莫如淵明侯舉白浮黃一觴一詠悠
然與淵明接神交於千百載之上不亦樂乎孟軻
氏亦曰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又尚友古之人侯
則其人也昔之人有以淵明配孔明者孔明之扶
衰拔亂隆功偉烈非淵明髣髴其萬一然論者至
比而同之則非拘拘於事為之末直論其出處之
正趣尚之高耳非深知淵明孔明者能然乎今若
以侯不足友淵明則豈知侯與淵明者哉夫友者
友其德也友其益也友馨德而因友古之賢如菊
者豈非侯之益友哉予亦友乎蓮者也嘗以淨友
名其亭不知淨之德益於我如菊之於侯乎子周

子嘗曰菊之愛陶後無聞蓮之愛如予者誰嗚呼
淵明之後自有其人春陵之後豈無傳其心法者
乎是以記

牛溪堂記

大興縣西有山巖岷磅礴盤紆數十里曰鳳嶺有
水縈回澶漫百折而西曰涇川嶺之麓有泉噴沸
灑灑然逢源不竭者曰牛溪溪之北有洞窈深且
廓李侯之墅都諸勝而有之關堂扁曰牛溪以為
藏備之地環其堂花蹊竹徑映帶遠近前其堂有
沼蒔以芙蓉東有高丘上甚坦夷樹以松檜橡蘆
間以柿栗梨棗遠而望之則羣山繚繞危青峭碧
拱揖竦跪俯而視之則大野盤回黃畦綠塍隱約

微茫至如四時之化百物之變烟雲雪月之態禽
鳥花卉之異可喜可悲可愕可怪者朝夕相禪氣
象不一俟日中屢嘯詠於其間俯仰宇宙攬物興
懷偷然有出塵之想遺世之志矣常與山翁野老
提壺挈榼往復相從醒醉循環樂亦無窮天下之
物無能物於心者矣侯來京師語堂之勝槩仍曰
予游宦三十年方不適用於世動必寡合于人進
寸退尺齟齬獨立為退田廬遂我初復名堂牛溪
雖因地號意亦有在牛可使力穡溪可使潤物牛
則任重致遠有君子之象溪則澤世濟民有大人
之德是足以愧吾心戒吾之無用矣况牛之與愚
聲相近而愚溪者宗元之所以自號予雖不見謫

於時而其無用於世則與宗元一也請子有說子
惟功名出處仕止遲速之機古君子尚難處之兩
踈之乞骸李愿之歸盤僅見於千載之間滔滔後
世患失乾沒遂有以來林下無人之謂侯早登仕
版聲名籍甚佩魚符峨豸冠是以大展厥才歛而
退蔽雲富貴而徒功名淡然無求於世有江湖魏
闕之思其於士君子出處仕止之道侯自視如何
乎如予者頭髮種種汨沒利名寧不視侯發一愧
耶其知詩人明哲之訓老子止足之說然後始可
與論侯矣侯姓李名紹生字其益以兼司憲執義
告歸云

養性堂記

朱原尹君別業距城東僅三十里有湖山之樂君
每休沐而至輒留數日於東偏得地爽塏闢堂數
楹敞戶牖以紆其望薄丹堊以昭其儉迺取鄒國
之語扁曰養性屬予記觀夫茲堂北倚崇岡南臨
巨川春掇幽芳夏延清飈秋賞月而冬看雪四時
之景不無可愛若夫近則村墟丘壠隱約微茫如
奕局然而農謳樵譌絡繹於其間者皆可俯而窺
也遠則西南羣峯危碧峭青或朝或揖於軒窓几
席之間若茲勝槩可取者多矣獨以養性為扁其
意豈淺淺者而屬予為記夫性難言也在聖門惟
子貢輩僅得聞之其餘七十子蓋有所不及聞者
子豈敢易言哉試以所聞而略言之蓋天以二五

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其所賦之理之在
人心者謂之性仁義禮智是已人之生也無智愚
賢不肖而均具此理何曾有豐嗇耶彼愚不肖之
不賢智者若者由能養與不養耳然則如何其惟順
而不害乎嗚呼鄒國之言正喫緊為人處而君能
取以名堂夫豈徒哉吾夫子嘗曰智者樂水仁者
樂山智者樂仁者壽今茲堂也大畜之山鎮乎其
北則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之象著矣習坎
之水走於其南則智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之
狀昭矣君以仁智之資游息於斯觀山之靜而益
以養其仁觀水之流而益以養其智此豈遊人閑
士徒賞山水之樂而玩物喪志者比哉仁為四德

之始智為四德之終之二者皆得其養則養之之功殆庶幾焉而向之所謂四時之景與夫若遠若近之勝於茲堂者亦莫非為吾養性之助矣將見養之之極得其樂得其壽參天地贊化育亦可以馴致矣雖然養之有要曰敬之一字而已請以是質諸君苟有取焉因以為記

司憲府齊坐廳重新記

司憲府即古之御史臺也其職掌論奏糾劾治察百僚不一其責其責重故其選亦重府之長曰大司憲亞曰執義次掌令二持平二人屬有監察二十四人府之廳事有二曰茶時曰齊坐茶時者取茶禮之義高麗及國初臺官只任言責不治庶務

日一會設茶而罷 國家制度漸備臺官亦無聽斷履事惟繁遂為常仕之所然非正衙也齊坐廳者詎日大會講大禮議大事之地其齊坐之儀出入迎送進退拜揖節日詳嚴非他司會遇之禮之比又採撫臺中故事而兼用之禮雖繁然上下之間隱然有警誡之意廳處府之中在西東向厥位甚尊厥勢甚嚴第因營構歲久漸就彫毀天順癸未夏居正承乏為大司憲慨然有重新之意薄書拘縻未暇脩整壬辰冬復忝為長一日坐于廳同僚有語予曰大司憲李公克墩嘗欲重新始鳩村石繼而得韓大夫致亨權大夫瑊儲備漸廣舉而一新正屬今日予雖樂聞其語因懶拙喜仍循又

未遑及甲午春陽城李公為代不肖夏四月全城
李公怒長代陽城為大夫執義玄公碩圭掌令李
公瓊仝李公叔文持平徐公趙尹公惠皆一時名
望也相與振臺綱臺中無事以重新事宜聞于朝
獲報乃即舊址而經營之扶其危而完其缺稍加
增損措置得宜棟宇之翼如也簾陛之截如也軒
楹秩秩門闥整整表正憲度歸然聳百僚之瞻聽
功既訖諸君以居正知事顛末請記之予惟人君
代天理物不能獨治設耳目之官以廣聰明恭惟
列聖相承垂意風憲之司俾專繩違之責今上
即位厲精盍理六七年于茲大闢言路明無不燭
聰無不達士常以言獲福未聞以言受譴誠千載

一遭遇也廳之脩不於前日而適當盛際豈非有
矣耶使居於斯食於斯游息於斯者建一議吐一
辭其平如衡其正如繩其直如矢能以蹇諤之忠
批龍鱗而不辭慷慨憤激之論觸邪枉而遠去
朝廷清明百度惟貞則可矣如或背繩墨求毛病
遇事合口不多不鶻焉則豈不有愧於此廳耶嗚
呼御史者責人者也臺中之評人孰不畏而人之
評者亦曰其忠其直其回其佞則是以責人者而
反受責於人豈不深可畏也哉庶以此為諸君箴
警之萬一云

竹堂記

申侯叔胥擢辛未科選補成均學官轉至博士出

為文義青陽二縣有政聲復入成均為典籍時居
正忝長本館一日僕從容語予曰叔胥別墅在櫺
城之牧村面勢爽塏左右湖山聚一方之形勝而
有之環墅植以果樹花卉而竹居多構屋數椽扁
曰竹堂叔胥少時讀書遊詠其間多得其性情而
酷好之自遊宦東西雖不得朝夕相於而吾竹之
節之操之德未嘗忘于懷今則年衰宦情不篤將
告老還鄉所與友者此君而已請君有一言居正
曰古之愛竹者多晉有七賢唐有六逸友之如子
猷親之如袁粲蔣詡之開徑公叔之為所樂天有
記杜牧有賦楊廷秀著之文蘇子瞻論諸詩皆無
一語及性情竹之資於人者亦多揚州之篠蕩為

貢渭川之千畝為侯伶倫造律呂蒼頡製簡策至
於工取之器商取之貨大者中瓦脩者中棧為簠
簋為筐篚為箭為筆宜杖宜笥無適不可而無一
語及性情今予何脩而得其性情又知夫所謂之
節之操之德者乎豈不以竹者其性直直則不曲
其心虛虛則有受通而節為禮理而折為義具衆
美仁之包也宜於冬智之屬也挺然特立剛哉不
屈勇之象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則貞哉其操也
傲霜雪以保歲寒則確乎其節也非鳳凰不栖
非君子不友則謂之非德可乎此則竹之性情而
古今知者鮮少惟吾夫子聞其聲而不肉三月則
其真知性情之至乎嚴夫有尚德之論寬夫著邪

正之說庶幾有得於聖人之微旨濂溪周子嘗論
太極曰靜而虛動而直鄒元方以竹之虛直配之
陰陽動靜斯蓋先賢所不及而發明性情為尤切
矣侯儒者也格物窮理其必有得於斯歟然吾聞
貴窮理所以重力行也淇澳之詩衛人美武公之
德而終始以竹起興曾子於大學引之以為道學
自脩之目子益加切磋琢磨之功期至於至善之
地則斯竹也未必不為養性之助矣若王元之所
謂耳雨耳雪耳鼓琴耳詠詩耳圍棋耳投壺以為
竹之所助則吾不必澹告之而子必有弛張者矣

假山記

山林歟臯壤歟人之所處不同則所樂亦不同夫

一丘一壑者乃山林肥遯淡泊者之所樂也若功
名富貴於當世者則珪組軒冕之榮也聲色狗馬
之玩也凡所以悅耳目而娛心志者無不如意又
何事於外乎哉蓋夔龍不丘壑巢許不冠冕勢不
能兩全也吾同年昌寧成侯遭時顯隆位長六卿
然雅性冲澹宅於西山之麓環其園茂林脩竹奇
花異草皆勝觀也又得異石于衿陽聲牙稜角若
蝕若嚙殊形怪狀實鬼劈而神劃抹作假山于庭
除亦瑰竒可賞矣居正嘗造而目之山之高可丈
餘環其趾亦可數圍山之氣勢左右綿絡峭然而
為峯隆然而為嶺窈然而為壑翳然而為麓下低
乍昂紆青繚白為狀不一又注水為飛瀑為潄川

為泓池池之脩廣亦不過數尺水清沙白毛髮可
燭噫山之峙然也水之融然也不出跬步尋丈之
間而衡廬泰華洞庭彭蠡之勝一一呈態吾疑造
物者縮地脉破神慳恍惚移於斯也侯語居正曰
予本膏肓山水者人或詆予為好事予嘗患佳山
勝水不在環堵之內在荒遐寂寞之濱必觸龍蛇
捍虎豹勞然後訪今予不移几席不煩杖屨鬚髯
湖山之景宜於目慳於心好事之詆在所不道居
正曰凡人之好物皆出於天出於天雖吾之所好
吾不得而知之吾既不得而知之人何得而知之
乎蓋謝傅之於東山賀監之於鏡湖潘閣之於三
峯和靖之於西湖好之已癖夫孰勸之好之哉若

問好之之妙雖謝賀潘林亦不得形言之矣既無
勸之好之者而好之之妙又難於形言則豈非出
於天乎今侯之樂此樂亦必出於天而成於性宜
乎不知者之詆子為好事也然人之好物有內外
之辨若外求之形色之末而不內求諸性情之直
則徒有好之之名無好之之實矣夫仁者樂山智
者樂水君子之好尚必以其類侯以仁智之資觀
山之靜養其體觀水之動達於用內外交脩體用
俱全則其好之也有非二三子之闖其涯涘也昔
蘇明允作假山記曰愛之敬之感之吾於侯亦然
見山之勝而愛之慕仁智而敬之感之請書以為
記

終慕堂記

辛嘉善柱字國幹辛氏靈山大族世居于鄉國幹氏之考慮置使公軀幹魁梧武藝絕倫為一時名將叔父郡事鼎保有武才庚幹嘗宰數郡以賢能聞國幹氏雄才膽略有乃父風無叔父之吏幹物論重之居正與郡事同甲子初試與國幹氏同丁丑覆試是居正之於辛氏通家分深國幹氏嘗任邊聞敵人畏服丁亥北青之戰蚤孤先登盡殲兇醜雖古名將無以過之國家方倚重為干城一日國幹氏語予曰吾之別墅在吾鄉鷲峯下有田園使令可以供祭祀賓客且安先塋於家北數百步之地又有繼母在堂以予不才謬蒙聖恩位

望踰分將乞退還鄉守丘壠護松柏歲時伏臘親拜奠掃退而盡孝於繼母復有何樂過此頃年曾構堂於後園與壠相對此吾遂初之所請子名堂與記居正曰山林歟阜壤歟子之堂豈無一二之可稱而志專在於守先壠吾聞大孝終身慕父母請以終慕為名予念子之於父母猶萬物之於天地生成之德未易酬報是以古君子之於父母生則致其敬歿則致其哀其致哀如何見官室則思其所居見車馬則思其所乘書焉而思手澤杯圈焉而思口澤蓋目之所接而思隨之思之所存即親之所存也况丘壠為體魄之所藏夫安得而不思哉重以風雨霜雪之感人者深則吾之思親者

亦與之無窮矣國幹氏寧不於此而怵惕乎又奉
養繼母無異所生其於事亡事存亦無憾矣扁以
終慕不亦宜乎然聞君子之孝有三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蓋忠者孝之推孝於親則必忠
於君矣又克而極之施於有政然後可以言大孝
矣國幹氏年方強仕為國長城有國無家之時又
何暇於思退而其所以思退者實出於愛親之至
情嗚呼國幹氏可謂能孝者矣可謂終身慕父母
者矣今在功名急流之中不可屑屑於進退而他
日為將為相功名遂乞骸還鄉則可以償此志
矣可以全三者之孝矣然後亦知吾言之不誣矣

五衛都摠府題名記

國初置義興三軍府以摠兵政後改為三軍鎮撫
所隸於兵曹都鎮撫五人僚佐有鎮撫十人或十
五人或三十人因時增損皆以他官任之掌率禁
旅輪番宿衛遴選一時聞望者以授後又改三軍
為五衛曰龍驤曰虎賁曰義興曰忠佐曰忠武
世祖大王留意軍政尤重是任改鎮撫所為五衛
都摠府專委軍務不隸兵曹都摠管十人秩正二
品或以從二品帶者則稱副摠管僚佐十二人鎮
撫二秩從三品經歷三秩從四品都事七秩從五
品都摠管則雖以宗戚三公之重亦無之所以高
其選而寵其任也於是兵曹摠兵政府摠軍務體
統相維而軍政益明矣噫任愈重則責愈大責愈

大則憂愈深總戎兵衛 殿陛其任不既重乎鎮
撫所舊有題名記始於戊戌而終於乙酉今更續
丙戌以下用傳諸後為是任者可不思 聖上委
任之重寵遇之隆益礪忠義以報 聖恩以無忝
爾職於後世也哉

公州聚遠樓記

峴以南山川淑氣扶輿磅礴為鉅州者惟公為茅
一蓋長白一脈傍海而南至雞林為圓寂山西折
遇熊津縮為巨嶽者曰鷄龍山水發龍潭茂朱二
縣合濼于錦過永沃清三州至于公為錦江折而
為泗泚瀾漫逶迤入于海者曰熊津公為州以鷄
龍為鎮熊津為襟帶其為勝可知也已 居正少遊

公城登錦江樓眺覽之富實愜前聞矣而但距州
尚遠非跬步可致州之客館秋隘又無樓觀可登
使人悶悶然客館東有蓮亭數楹小可夷猶矣而
規模狹陋不足快於心予以是為一州之欠往者
吾族姪花山權公體出牧于州人有語予者曰權
公撤蓮亭構樓于其東事垂訖而適歲歉未及落
成歲癸巳南陽洪嘉善錫為判牧政脩弊祛更卜
地于東軒之東移其樓改構若干楹使華賓客之
戾至輒登臨觴詠州之雲物精彩百倍於前矣侯
今介禮賓寺正金公首孫求名與記予曰樓之勝
非一二而莫勝於聚遠蓋遠取諸勝而聚之一樓
也登樓以望則左右前後映帶湖山凡上下數百

里之間田野之綿曠也閭閻之比錯也津梁跋涉之險艱也院宇行旅之間關也耕者蠶者樵者牧者畋漁者販鬻者人之生育往復者無窮至如朝陽夕陰四時相禪雨露霜雪之變遷也草木花卉之榮悴也自飛自鳴自形自色囿於形氣之中者氣象不同一舉目而盡得之矣嗚呼何其遠之聚于樓如是也哉登覽之勝又可既乎然樓觀之設非直為遊玩而已使登斯樓者望田野則思稼穡之艱難望閭閻則知民生之疾苦望梁津曰何以利涉乎川也望行旅曰何以碩出於野也見窮民生業之不一者則思所以肉骨而煖寒以至山川草木鳥獸魚鼈莫不思所以祗若焉於是遠取於

物不聚之樓聚之樓而聚之心此心常為之主而觸於耳目者不足以攬吾之心則於名樓之義庶或近之矣而於印民者之責亦不遠矣予與洪侯有雅好之篤且予前日有欠於州者侯能舉而張皇之予可無言乎哉侯嘗牧廣州有惠政至今民思之如父母侯能移其理於公公其有不理者乎侯將秩滿而還侯雖去而不去者樓也然則公民之思樓如甘棠之思召公又何疑也是可書已

漁隱記

同年金侯漢生自筮仕揚歷中外聲名藉甚早沐官居於化嶺之別墅自號漁隱索予記居正曰隱者之於漁其學渭濱之載非羅富春之動星象者

乎其或如緇帷之漁父遇宣聖刺船而行楚澤之
漁父見屈平鼓枻而去離世獨立者乎抑如詹何
之以芒鉤引盈車龍伯之以一釣連六鼇奇怪其
事其說者乎隱者曰不然居正曰漁之說肇自上
古燧人氏教人漁伏羲氏作網罟舜漁雷澤禹播
鮮食吾夫子取敗漁繫之離卦孟軻氏亦曰數罟
不入汚池蓋天下萬物皆吾與也聖人養之有道
取之有節皆所以裁成輔相之事也於是虞衡
之官禁民有制魚不滿尺市不得鬻川澤之間物
得生遂圍圍洋洋於物有躍發天機自然之妙而
至理之象著矣是以魚躍于淵詠於旱麓魚潛孔
昭訝於正月子思子取之為中庸之費而又為下

學謹獨之要至如伊川盆魚之說亦有功於聖門
自世教衰人日趨於嗜慾有養鬻者有竭澤者有
絕流者遠天時害物性又烏知夫道體流行之妙
裁成輔相之事乎今隱者讀聖賢書行聖賢事耳
深究聖賢愛民之心體道之誠能盡已性能盡物
性致中和位育之功其効至於信及豚魚魚鼈咸
若則於漁之義庶近之矣若從事鉛竿之末欲合
聖賢之道猶臨淵也猶緣木也不可與隱者道隱
者宜有所取捨焉隱者曰此隱者所以欲聞先生
之緒論請書為記

默軒記

上人玄機扁其軒曰默索予說予惟老子之言曰

玄之又玄佛氏亦有三玄法門之說蓋玄者道之至微蒼然杳然之謂默者言之未發寂然空然之謂是玄即默默即玄也夫一陰一陽天之道一語一默人之事是故天之化生萬物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斂藏之雷霆以震蕩之霜露以肅殺之寒者溫之漸炎者涼之始虛者實之本損者益之基無非陰陽動靜相因自然之理也人受天地之理之氣以為心方其未與物接大虛自若及其事與物接動於言形於外喜者言揚怒者言憤遜者順而躁者急悲者慘而怨者鬱此所謂言者人之樞機而樞機者動靜之分也是則或默或語無非陰陽自然之象也吾然後知陰不可獨於陰資於陽

以為體用靜不可一於靜發乎動以為本末吾曾聞上人之居楓岳妙香面壁坐忘瞑目不語者數年今則登選佛場振法雷響潮音聲名震於震方去年春徠訪予四佳亭引之坐接其詞氣初若恂恂然不能言及論大道細若絲分縷折而決若河之懸也然上人自性寂照物物不物之妙有不可以言語盡之矣然則前之默乃所以不默而今之不默是真所謂默者乎

虛谷記

去年春上人六通徠謁余言曰將遊妙香山願子有詩余既詩之今年夏又徠謁余言曰吾名六通扁以虛谷願子有說余曰老氏書曰致極虛又曰

上德佛氏書有五通不死六通無死無生之說無
死無生亦一虛也上人既得之矣余復何言然吾
聞虛之義大矣天覆乎上地載乎下不虛無以圍
羣形河海不虛無以納百川山藪不虛無以藏象
疾萬竅至虛也風蕩之鳴萬隙至虛也日月容其
光至於陰陽合散屈伸消長變化無窮也而練不
見其形去不見其跡非虛則能然乎今上人面壁
默坐空然寂然虛舟其心天下之物無一嬰之其
虛也至矣去年遊楓嶽前年遊妙香山今復再遊
楓岳東西南北之自在也而無滯形拘跡則東西
南北亦一虛也而上人之心蹟與之俱虛矣上人
之扁以虛谷意可知矣余復以吾儒之行之切於

身者言之人以眇然邈然之身處於大虛之間宰
萬物而不動妙萬物而不滯者皆本於此心之虛
心者本虛虛故靈虛故具衆理而應萬事虛以存
之於至靜之中靈以待之於既動之後體用相須
表裏無間則其効至於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矣况
事物之理有虛則有實易成之象曰虛以受人蓋
虛則受受則益益則實矣然則虛與實非二物也
先儒曰彼之虛虛而無此之虛虛而有者實之
謂無者空然寂然之謂此吾道與師道之分而師
亦知夫二者之說乎子韓子嘗病世之能文之士
之於釋氏不以聖賢之道引而論之徒舉浮屠之
說瀆告之也余學韓子者也拳拳以吾儒之說申

之在師擇而行之耳蒼龍乙未

海州容館東軒重新記

海為關西之鉅州州高勾麗之內米忽新羅景德
王置瀑池郡高麗太祖以郡南臨大海始名海州
成宗置十二牧海居其一尋改節度使稱右神策
軍顯宗改為安西大都護府睿宗又陞為大都護
府高宗復置海州牧恭愍王二十二年倭寇入侵
勦殺守宰邑吏不救於是降州為郡尋復為牧其
舊號曰大寧或曰孤竹州有大首岬小首岬延平
龍媒四島其地廣其民夥土田之饒物產之富為
諸州最官於是者務煩事劇非有剴治盤錯之才
未易莅也 朝廷遣官每難其人成化十一年乙

未春李侯念義出牧于茲下車不數月政大理民
樂為用公慨然有脩舉廢墜之志客館有東軒洪
武戊寅牧使金公懷鍊所構歲久頽圯公謀諸通
判禹公贊以重新事宜聞于 朝獲俞因舊址增
大其規模棟宇屹然丹雘炳如經始於八月初旬
至十月而告訖觀者躋之丙申春 居正 出使鴨綠
再遇李侯於鳳山郡屬以作記且言曰州之鎮曰
龍首山巖峨峭萃北連牛耳佛足兩山氣雄勢壯
磅礴數十里軒之東三里許有首陽山上有夷齊
臺松檜攬天森如玉槩又有薇蕨肥軟異常二里
許有廣川廣可百步許底有白石鋪如簟席水綠
潔可掬魚之美者曰鱸曰鯽千百為隊洋洋圍圍

臨流俯視屈指可數可釣可叉可罾可網而取也
角軒以迤而北有臺高丈餘有兩楠樹蒼葱鬱鬱
層陰布地可坐數百人又迤而西北有三槐亭其
為勝與楠亭相甲乙其南有沼簪以芙蓉紅香綠
影映帶左右前其軒有浴室數楹浴室上下皆鑿
新池廣袤各十餘丈植蓮種魚上池之水澆澆循
階除入于下池浴罷憑闌夷然豁然可以滌煩襟
而消酷暑矣軒之傍又有一樓高明爽塏使華賓
客之來止必觴詠於斯此一州形勝之大槩而都
諸勝者吾東軒也請子少張皇之居正聞而嘆曰
有軒之勝如此久廢不脩豈非大欠耶今得賢判
牧賢通判而得新喜可知也世之尚論者皆以謂

官廨之脩否不係於守令之賢否是大不然上古
無宮室穴處野居聖人取諸大壯以營宮室况官
廨者非吾私有接賓客尊王人以嚴官府是烏可
因循苟且弊弊焉坐視不治乎予觀今之守令罷
軟迂闊者雖簿書文字尚憚然罔措又遑暇於脩
舉廢墜乎脩舉廢墜實賢者能者之事吾於兩使
君益信之矣然海州山水之勝既如彼官廨之美
又如此吾恐居於斯息於斯者有流連翫愒之弊
夫如是則官廨之修適足為妨政害治玩物喪志
之具矣其可乎哉是宜本之以仁心達之於仁政
使民有道不奪農時本末俱舉然後庶幾得之矣
嗚呼聖賢之於春秋凡所興作必書何也重民事

也勞民動衆時屈舉羸則貶之不傷財不違時則
褒之今侯此舉在春秋之例當特書而褒美之予
可無言乎哉是以記

成均館尊經閣記

恭惟我太祖康獻大王受天景命建邦設都立
廟學亟登文教太宗恭定大王誕承丕緒重新
學宮增修大成殿躋廊沂二公於配位陞子張於
十哲又命詞臣撰碑豎之賁飾文治世宗莊憲
大王右文興化教育作成之効有光前烈三聖
相承纘而成之今我殿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
之上即位之三年辛卯春二月乙酉大宰冕服
圭璋親祀宣聖仍御明倫堂引文臣二品以上

及館官橫經問難且賜酒帛饋諸生酒饌又命開
科取士冬十有一月上語左右曰今布列朝著
者皆純綺子弟不學無術國學生必有通經史識
治體才堪任用者其令本館薦舉本館薦進士安
良生上優秩用之四年壬辰上命左議政臣
崔恒判中樞院事臣李石亭吏曹判書臣成任參
判臣李芮成從君臣魚世謙等輪日仕本館與禮
曹無判書臣申叔舟判書臣李承召同知事臣洪
敬孫臣林守謙大司成臣權綸暨臣居正時相聚
會講論經史訓誨諸生屢遣近臣賜酒饌六年甲
午命修泮宮築石以環如辟雍舊制七年乙未春
三月丙寅上備禮儀謁宣聖遂坐明倫堂親策

取士是年左議政臣韓明澮獻議請建藏書閣
上允之命立閣于明倫堂北閣既成賜內藏五經
四書各百件又諭典校署及八道隨書板所在打
印裝緘以送於是經史百家諸子雜書并前本館
所儲無慮數萬卷令司藝學正各一負掌出納館
官諸生成蹈舞相慶欲侈居正聖賜於無窮屬居正
記居正竊念我本朝自祖宗以來建極作則設
學立師仁涵義育殆將百年我殿下嗣位之初
祇承成憲再幸泮宮嚴祀宣聖凡所以崇化礪賢
興學養士者無所不用其極矣而猶慮經籍鮮少
觀覽不博特命建閣名曰尊經其曰尊者蓋尊
敬奉持之謂嗚呼大哉聖人之言乎臣聞天地至

神非雨露風霆罔以成功斯道至大非聖君明主
罔以興化人性至善非讀書窮理罔以就器况大
學賢士之闕而斯文根本之地經者載道之器而
道者聖人之心可不尊是經以究聖人之心達是
經以行聖人之道乎師儒而體此則書無不讀理
無不通而訓迪明矣賢士而體此則窮理盡性明
體適用而將大有施設矣聖人培養人才扶持世
道之機孰有過於此者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蓋言文王作人之盛以臣觀之我殿下作人
之盛夫豈多讓於文王哉居正章句劣能忝長本
館目觀盛羨不可閤無撰述謹書以為記

重書褒獎記

班孟堅作漢史以王黃龔召為循吏之首宣帝未嘗不致意於吏治或爾書褒獎或增秩賜金或召還為卿相居正慨然慕漢家吏治之感君臣相得之深亦後數千載之間曠焉無聞幸於今復見之吾同年尹侯孝孫早歷清顯久典南宮以知禮聞一日以親老乞辭命尹全州府就養侯既之任推其孝友於家者施於有政又推其愷悌父母之心子其民民亦父母之而愛慕之仁恩旁達既骨者肉無襦者袴况全為甄氏故都遺風餘韻尚有存者俗未必盡淳入或有驕悍其為理不無轆轤叢脞者焉侯能明以照之寬以撫之安靜不擾有古循吏之風全乃居正姻鄉鄉之父老子弟有來

見我嘖嘖談侯之政不置居正每嘆曰予知侯有臺閣之器廊廟之量至其熟於世務老於吏治恢恢乎盤錯者則不知如是其有裕也他日抱負設施可易量乎未幾聖上聞侯治績為一道之最下諭書褒獎温醇丁寧又賜表裏一襲寵恩稠重侯俯伏拜嘉蹈舞激昂以聳動南州之觀德及考滿召還為工曹參判尋移刑曹又出為慶尚道觀察使莫非所以歷試大用之地也侯嘗欲侈聖賜裝潢諭書為一軸示予求一言嗚呼古今天下非無人乎循吏特患無思治礪賢之主非無思治礪賢之主實無循吏之真者存焉此所以君臣相得曠世難遇僅一覩於隆漢而再覩於盛時者也

然嘗觀書稱帝堯之德曰在知人在安民 聖上有知人之哲安民之惠故舉侯於在廷之臣而授侯以撫字之寄侯果能思 聖上簡畀之重以致安民之効况 盛朝之考績黜陟者又復唐虞之盛彼區區漢宣復何擬於今日而 居正 之望於侯者又豈止王黃龔召而已耶侯其念哉蒼龍丁酉

孝友亭記

吾聞龍駒之東有南谷高麗季有李先生諱釋之者休官歸隱種德遺後有二孫長曰宗儉僉知中樞季曰宗謙軍資判事兩先生皆年未衰耗謝簪笏偕徠家焉僉樞扁其軒曰雙溪判事亦號以崑谷伯仲氏分居谷之東西一丘一壑淡如也吾同

年金孟子進亦居南谷嘗語 居正 曰南谷別墅李氏青氈有山窈然有水冷然有宅一區有田百頃桑麻杭稻之多獲也魚鼈茹蔬之足用也至如泉石花鳥風雨雪月凡可以娛心悅目者不可一言也伯仲氏自適其適無慕乎外嘗於雙溪之傍構亭曰孝友伯仲氏山寇野服白鬚紅頰日杖屨於其中吟哦談笑其樂囂囂然時率親戚子弟講讀詩禮吾伊燈火其樂油油然至如歲時伏臘會鄉黨父老盍博棋博扶携酌其樂亦無窮矣兩先生風流高致一鄉慕之求之於古當不減漢之兩踈矣子進之為人識見高明一言可信 居正 聞子進之言尤慕兩先生之高風焉間者雙溪已逝

崑谷獨存雙溪之子仲浩氏壽崑谷于斯亭鄉黨宗族皆會崑谷有詩諸君多和之者駕浴許子述氏略序其事今仲浩氏使人求予文予曰天之生人皆具五德而仁為首仁之道孝友為首是孝友者百行之源萬善之端也是以成周以德行取人而孝友居先先儒釋孝友之意曰善事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雙溪之取孝友名亭夫豈徒哉李氏世居南谷伯仲氏承先人之詩禮念先人之田廬急流勇退同賦歸徠見花樹曰某花某樹吾先人之種藝也見山水曰某山某水吾先人之登眺也見宗族曰某兄某弟吾先人之支派也見鄉黨則曰某老某丈吾先人之耆舊也一言一行皆念

及先人其孝也至矣伯仲氏金昆玉友填唱筵和雖軾轍機雲亦莫過之其友也至矣今雙溪雖逝而仲浩氏能盡誠敬於先隴又盡猶子之孝於崑谷退與諸從兄弟怡怡愉愉壽觴讌樂歌常棣而詠鶴鶴李氏之孝友其有既乎將善緇善述移孝為忠者胥於南谷焉出矣嗚呼成王命君陳而首稱孝友之義吉甫讚張仲而先詩孝友之德蓋孝友者非功名爵祿之比皆人之實德實行何可以虛譽為哉居正既信子進之言兼採駕浴之序作孝友亭記戊戌

江陵府雲錦樓記

江陵府本穢國之遺墟漢置郡為臨屯高句麗稱

河西良新羅稱溟州高麗初置東京後或稱河西
或稱慶興忠烈朝改今名江原一道之巨府也地
濱海多奇勝往往有神仙遺跡號曰臨瀛蓋擬之
蓬瀛云耳其俗清簡人心淳古成化丁酉府相李
公來莅干茲不數月而政大理客館東舊有樓曰
雲錦廢而不修者十五六年公慨然有重新之志
稍移東址隅改構之巋然出於羣屋之上樓南有
池蒔以芙蓉池中有島島上種竹其為勝槩可謂
奇偉特絕者矣一日侯之賢嗣副正德崇傳侯之
命索予記予惟吾東韓山水之勝聞東為最於閑
東江為第一嘗讀稼亭李先生東遊記謹齋安相
國瓦注乃知江之最勝者曰鏡浦臺曰四仙峯曰

寒松亭曰石竈曰石池曰文殊臺也而前輩風流
因亦可考矣寒松琴曲傳之中原朴惠肅趙石澗
鏡浦之遊至今為勝談胡宗旦之沉碑亦落落奇
偉居正職事拘縻未暇一訪東望臨瀛徒費卧遊
之興者有日矣今承命樂為之言曰余聞樓之高
軼埃溘而凌風雨樓之大可坐數百人登而矚焉
則控扶桑挹暘谷楓岳在背五臺居腋海上羣峯
攢青蹙碧出沒於烟霞與靄之間者如髮如縷至
如朝暉夕霏四時之禪百物之變千暈萬狀不可
以一二言矣而獨揭以雲錦何哉嘗見蘇子瞻荷
花詩有天機雲錦之語意者其取諸此乎吾想其
池水漲碧荷花盛開紅香綠影映帶繚繞風者雨

者月者露者淨而植者清而遠者奇姿異態氣象
不同論其德則中通外直君子之象也而子周子
之說盡之矣然則遊於斯息於斯陟降於斯者非
特杯酒玩愒也亭亭淨友亦可以觀物而取諸身
矣既觀物取身也則豈止淨友而已耶仁者樂山
而知者樂水向之所謂鏡浦也寒松也四仙也楓
岳也五臺也凡其與目接與心謀者莫非仁智之
用而為吾養性之助矣夫之建斯樓夫豈徒然哉
然居正目不覩而強言之不亦近於誣乎他日儻
得身閑遂吾東遊之志尚當招黃鶴扶白雲登樓
作賦以畢吾說云李侯名慎孝字自敬全城望族
累典州郡以循良著稱云蒼龍戊戌

振威客館重新記

振小縣也處三道樞轄之中使華賓客之往來蹄
轂相磨殘民弊吏僕僕焉困於送迎為其守者方
病於館待又何暇於他事哉是以客館湫隘墊露
因循不治者有年矣成化甲午延安李侯來守撫
字政成凡百措置亦遊刃餘裕慨然有重新解宇
之志鄉老前縣監崔塙閱誼部將崔招錫都事崔
潤身等各捐已財以佐其費於是募遊手鳩材陶
瓦因舊址增大其規模經營締構凡立大廳五間
東軒二間皆有有後楹上房二間翼之涼燠二室
承以廊廡繚以垣墻丹雘亦新巋然為一邑之壯
觀侯之弟成均司成泚城求予記予惟長民者之

能盡其責難矣號清簡者例失之迂闊事盤錯者多失於煩擾迂闊之弊視官廨如蘧廬壞而後已煩擾之弊奪天時傷民力勞然後止清簡而不至於迂闊盤錯而不歸於煩擾非豪傑有用之才不能也聞侯之為政於振今六年矣專尚淡泊若無事於營為而積年未修之官廨一朝改觀侯之剗治之妙何如是其神乎哉其視盜清簡之名優游玩愒者知何如耶長民而能盡其責如侯者可易得哉古人云凡州縣得賢守為難幸而得賢守能興事為難雖能興事而得後人不廢壞又難但未知嗣侯者能勿辜前政而不廢壞也哉侯秩滿將還縣之父老談侯之德不置欲寓去思於記有語

予丁寧者故并書而歸之蒼龍己亥

新昌縣拱北亭記

茂松尹相國語居正曰新昌守趙君愉構新亭扁曰拱北索記幸子有一言予念丙子夏自西原之公城道所謂新昌而過之太守金同年慄迂于道時方酷熱小坐樹陰叙酌仍訪為縣之略焉金曰縣地狹而人寡土瘠而產少吏黠以頑民囂且訟慄無盤錯之才但勿擾而已予曰古人云治小邑如烹鮮君之為縣庶幾得體矣使繼君者心君之心政君之政夫焉有不理者乎予因行迫遂告別而去後數載之湖南道于是太守尹斯文壕邀于路觴之訊其為政猶吾金同年也又予行迫未暇

楚訪心竊自怪居正之於此縣無夙昔之緣者然也向聞趙侯之為政勤而敏簡而要不好煩其令而民安其業勿亟民而民樂趨事官解亭榭煥然一新予思其人慕其政不親觀其邑則與金同年尹斯文所會商略者未嘗不往來于懷矣今趙侯之構亭茂松之屬記獨勤於予是前日天之再靳於予者正竢今日也敢不樂為記予惟臺榭之建非所以事玩遊乃尊王人接賓客導宣堙鬱也其曰拱北則非但止於是使登眺於是觴詠於是者瞻望魏闕指長安於日下未嘗一飯忘君深得春秋尊王之義焉夫春秋褒善貶惡之書也尊王室則書之重民事則書之趙侯此舉役不煩民時不

舉羸而尊王又如在春秋之例當大書特書而美之也如予忝局文翰雖欲不書得乎若山河邑居之形勝未嘗一目安能張皇乎哉予有薄田一頃在平澤他日倘乞骸歸老當一造其亭以畢其說云

四佳文集卷之一

四佳文集卷之二

記

工曹郎廳題名記

按書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即六卿之一而冬官之長也漢曰民曹魏曰佐民晉宋曰起部隋曰工部唐宋元仍之國家置六曹工居一即古之冬官曹之長曰判書即周之司空歷代之尚書也次有參判參議各一人皆貳於判書者也郎屬有六正郎三人秩正五品佐郎三人秩正六品其掌有三曰營造司曰攻治司曰山澤司此歷代之郎中負外也厥選甚重選必用幹局藝能俱優者授之自國初至今六十餘年之間歷是任

四佳文集卷之二

四佳文集卷之二

者不知賢幾人能幾人為時名相者幾人前後來
者喜因循不錄姓名使沒沒無傳豈不深可惜哉
今正郎曹公變隆金公良璫慎公先庚佐郎姜公
允範成公慄李公永敷慨然追求往牒得正郎曹
公尚治而下若干人題名為先生案繼此來者雖
千百人亦可續書傳之不朽也居正嘗讀司馬遷
史記班固漢書皆有年表以紀人物之姓名後世
官府廳壁皆有題名記蓋亦祖其意也今中外庶
司徃徃有之况工為劇曹郎吏為一代之高選佐
六卿若百工其任不既重乎可無題名也哉宜諸
公之拳拳也抑因此以考人物之盛衰功績之勤
怠迂次之日月有所取舍於其間則其所補豈小

哉是以書

沃川郡赤登院樓記

沃劇郡南紀之走集也由京而之忠清由忠清而
之慶尚使華行旅之徃復蹄轂日相磨也郡之東
南三十許里有屬邑曰利山有江延袤橫截數十
里曰其仕臨其上有古院曰赤登實處達道之樞
轄馬大暑祈寒之時盲風苦雨之日行者之來止
于茲或值跋涉之難也道途之晚也牛馬之乏也
草竊之虞也則有休馬息馬登覽焉信宿焉煥其
寒而涼其熱其德於人可少哉第因營構歲遠頽
圯殆盡歲正統己巳和城崔侯來作守政修弊祛
一日星駕適野見赤登殘廢嘆曰豈有長民者而

忍視不救令行路無所於歸乎慨然有重修之志鄉之僧無著承侯意普勸鄉閭得財資若干侯亦出私帑以助其費凡百締造皆聽髡緇之募役者無絲毫擾及南畝經始於某年斷手於某年起樓三楹宏敞廣豁又有行厨為止宿之所昔之湫隘傾壤者今則一何歸然也行旅之道于此皆謳吟思侯之德不置予按周禮凡國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後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皆所以接賓容也 國家之制待王又使華則於大道三十里有一傳舍有吏率以掌之待商旅則於道里遠近山川要害量置院宇募民為主給土田以復其役是雖上下公私之分其惠人一也今傳舍有主者

貴有所歸院宇則一無提管者往往至於顛覆莫之顧此豈 聖上優惠之本意耶今侯為政拳拳及此其知所先務者矣嗚呼行惠政使行旅願出於道雖古聖賢亦有取於斯者矣沃之父老欲修侯之德求予言僅書歲月以還之侯名善門字某繼侯而守鄭使君承韶亦有政聲云蒼龍丙子

鷄龍山迦葉菴重新記

今判教宗事順善堂雲叟禪林領袖也余久聞名未嘗一接緒餘今年夏始相見於興德寺師待我禮愛我真余恨相知之晚一日師以重創迦葉菴記屬余言曰中天竺北有大地軸曰崑崙崑崙一脈東北至于海歸然為巨岳曰長白山長白一脈

傍海南至鷄林為圓寂山自圓寂西折遇熊津縮
為大山曰鷄龍新羅五岳之一始號仙挑次曰西
鷲最後得是名焉其氣蜿蜒磅礴頗有神異山之
頂出泉常見躍金色下有龍潭黝碧可愕山之陰
安育王塔其陽鬱葱有王都氣其他名菴巨剎皆
擬山之勝境直南嶺古菴下有菴曰迦葉菴之廢
踰數百年遺址尚在叟嘗採藥至其所見岩罅澗
澗鳴泉掬而飲味香冽可愛且喜境之清幽而惜
久不修也則與二三同志謀所以重新傾私貯兼
借檀越鳩工飭材經始於正統丙寅越明年丁卯
告訖又得匪懈堂寶箴釋迦如來雪山修道相為
堂主仍納菴稅于官免其役永為山門安業自是

每歲聚僧結夏叟亦將老于此寂于此若吾居山
之樂必知我者然後知也請子有辭余少有山水
癖於名山水每欲遊覽償志今年夏自公之儒城
道所謂鷄龍山下而過焉望見奇勝時行忙未得
攀石藤臨絕頂以盪吾胸可恨也今因師請得掛
名於山中亦幸也是以樂書師命而歸之壬申秋

清遠亭記

余素善權侯子混侯門闕衣冠之後早有名於仕
版中罹蹇滯謝簪笏去之清安之別墅而居焉別
墅權氏世業山水園林之勝聞一方侯之來益張
大之環墅泉石花卉皆異觀也其最者曰蓮塘水
環流停瀟綠潔可殫芙蕖之淨植于中者有亭亭

然矣臨其上構亭三四楹幽然豁然可以都諸勝
而有之俟日巾屨往復於其間翛然自適客至輒
壺樽談博浚乎無營於心也觀夫紅香霏霏綠影
粼粼風者雨者月者露者竒姿異態相禪於朝夕
之頃者不一至如不枝不蔓之性之真中通外直
之德之馨可謂有君子之遺愛而俟之所取者於
是焉在歲正統丁卯夏居正自忠之清訪權俟於
壘坐所謂蓮亭試竒勝之一二焉而俟獨領其趣
者深因竊是莊周氏所言山林歟臯壤歟使人欣
欣然樂也爾後八九載拘縻鞅掌之餘思得一丘
壑之閑而不能則俟之亭未嘗不往來予懷矣今
年春走書於吾曰知吾亭者子今改而新之是不

可無記與名以侈之也余重遠俟命取濂溪香遠
益清之語請名清遠仍言曰夫物之挺秀物之可
愛者也竹於節松於操香色於梅其為物有可好
之實人之好之也非徒愛其物乃友其德也今俟
之於清遠蓋亦有取於是乎吾觀自古名宦富貴
者於世味一進退之機而顛髮已種種矣俟於強仕
之年因一顛躓不僥倖屑屑於名場怡然若淡泊
之為徒寂寞之與隣猶恐山林之不深不密其志
尚如其其取物可知已居正儻得功成名遂相從
於林下俟之亭尚無恙也則當浮白以畢蓮之說

臨津新縣客館記

臨津古縣也因瀕江而得名山水以竒麗聞高麗

季縣廢為權倖私墅吁一世變也入國朝復為
縣中合長端臨津兩縣為臨端後復分為縣縣一
廢一興一分聚地不大居通遠大道之中使華蹄
輟磨沸務甚劇邑有東西兩牧場監牧之責又煩
以重噫以不大之地禦煩且劇官於是者亦難哉
尤其病者邑居褊迫湫溢官不嚴而民不容日就
彫謝前後來守者雖熟知其病困於簿書趨走又
何暇於外事哉自丙寅以後八九年間三四易守
宰因循不振臨之為臨至此極矣景泰壬申晉陽
河侯襟束莅邑敷惠布威政皆修舉慨然以邑居
為念曰地不迂病不理人或者重稱臨山水之勝
是烏可以一臺榭一登眺之富而償吾病民病官

者哉遂謀父老以迂邑事宜叶厥謀報監司轉聞
獲俞乃卜古治西數里有村曰馬坪地平行以廣
山水環拱可邑而理命工徒剗菑翳治險穢審位
面勢而經營之侯又曰遷邑所以安民安民而疲
民以逞豈吾心與吾國家之盛意歟當自勿擾
始凡百調度皆捐已俸無絲毫歛及於下民始知
德矣方且鳩材天忽雨江漲有浮材數百枚自泊
江渚得資為用民皆服其有神助於是勿亟勿勞
不周歲而官廨成是癸酉秋九月也凡其制大廳
幾楹狹室東軒幾楹宏敞廣豁丹雘炳如南其前
別室幾楹西其後官廳幾楹皆精緻可觀其餘廊
廡垣墻細小者侯之措置已有裕矣而姑以時屈

未舉爾嗚呼縣邑之興廢自有其數自臨開縣以後為其守能幾耶賢幾耶志侯之志者又幾耶卒得侯而有成豈非待耶民之去窮鄉適樂土其賜又何如也今年春侯以親老辭官上義之許於近官移任侯已有逝然之志臨之父老惜其去相與涕泣言曰昔召康公所憇之甘棠民猶封植之不忘况吾明府所開之新邑所營之官廨其愛慕可既哉是又臨邑之一初思公德於不朽者也鄉之父老金公拔忠慤人也欲侈侯之美傳諸後屬居正為記居正亦鄉人也有不腆先塋樊廬在村西以敬桑梓之心親目侯之盛羨記於何辭姑書歲月終始如是云甲戌十一月

慶州府客館重新記

新羅氏都鷄林麗祖統三為一國除為慶州俄陞大都督府成宗置東京留守顯宗廢留守降為州防禦使未幾復置之中更變故降知州事高宗復留守忠烈朝改稱雞林府我太宗十五年復為慶州府世宗朝安太祖辟客於集慶殿府於慶尚一道最臣土地豐衍民物富庶人心淳朴有古新羅氏之遺風往往有奇形勝地古賢遺跡前代人物之風流亦足想見矣居正少嶺南歷名區抵于慶繁華佳麗實東南諸郡之冠茅恨館宇湫隘雖有倚風一樓不足以登眺暢叙是一州之大欠竊以謂慶為州自高麗氏已五六百年吏于州

不知賢幾能幾何無一人修舉廢墮至於如是哉
壬午冬奉使至于慶吾友金賓憲淡為尹辛承議
仲磷為通判監司福川權公觴予倚風樓上予舉
前說而告之尹笑曰子先得我心我已謀諸通判
將重新客館積材陶瓦以待時月耳監司聞而亦
可之居正曰慶之重新其有數乎得賢尹賢通判
又得賢監司志同議協事可指日為也未幾金尹
以吏曹判書召還癸未夏蓬原鄭公興孫繼尹辛
通判具白事由因客館舊址增大其規模將經營
締構而鄉之大族領議政申公叔舟大司成金公
永濡又嘉其事遣梓人徐休董其役先起大廳五
間前後有楹宏敞廣豁東西有軒各有上房俠室

涼燠得宜施之丹雘文彩炫耀觀者躋之甲申秋
辛通判以監察召還楊公石堅繼之以次脩繕翼
以廊廡繚以垣墻事幾告成丙戌春正月鄭尹秩
滿召還和城崔公善復繼尹二月楊通判見遞鄭
通判蘭孫繼之功之未訖者兩侯措置亦有餘裕
一日辛語予曰慶之官解將新而倚風樓又火先
儒稼亭李先生記亦隨以亡慶之往牒無文可徵
知事之終始莫如子幸記之居正曰僕前日所欠
於慶者得數君子一大重新豈不可喜而可書也
况春秋興作必書重民事也予觀今為守令者率
皆勞民動衆時屈舉羸建一樓營一廨妨政害民
多矣今金尹辛通判創始於前一材一石費不及

民繼而鄭尹楊通判勿亟勿勞使民以時如數君子者在春秋之例亦可褒而可書也居正職忝藝苑不可以不文辭姑書大槩而歸之若崔鄭兩侯之聲績繼而書者亦必有人矣

全州拱北亭重新記

全州府即古百濟氏之完山郡甄萱竊據為都餘四十年高麗氏統三為一國除為全州我聖朝李氏肇興於此聖穆大王始徙朔方太祖元年改全州為完山府太宗十二年又復全州府府地廣民稠事繁以劇又居四方樞轄之地由京而之忠清由忠清而之湖南之嶺南者皆由馬實冠蓋輪蹄之走集也府之北五里有亭曰拱北

朝廷布德音有使命則府尹率僚吏具冠帶敬禮郊迓于此若遇正至誕辰及國家大慶大瑞則府若州各具饌望闕禮送于此第因營構歲久頽圯殆盡行禮者有謀野之嘆辛巳冬李侯堰為尹慨然有重新之志方事經營未就而遽李侯亨孫踵來鳩工飭材庶幾脩舉而適丁憂見代繼而得李府尹蕃崔通判漬謀所以告成命邑人金思孝董其功役遊手不煩農民閱數月而告訖州之父老欲侈侯之舉屬予記予惟全為州山川泐氣渾淪磅礴肇基王跡實我朝鮮根本之地周之邵幽是也穆祖之迂朔方其惟大王去幽之時乎太祖開國烈聖相承設府置尹為一道之首蓋榮

之也全之父老子弟久被先王之餘化受列聖
之深賜謳吟詩詠於豐沛之中拱北之誠倍萬尋
常前後來守者皆朝廷重選今吾賢尹賢通判
亦一時之望為政以敬王命禮王人為先此拱北
之所以重新也嗚呼古人曰入其境知其教自今
過吾州問吾俗知吾鄉深得春秋尊王之義之禮
者必斯亭也若曰臺榭之修將以觀美於人為遊
衍之地非知吾兩侯者也後之繼者庶無負今日
重新之盛意云

開寧縣同樂亭記

開寧小縣也左一善而右金陵面星岳而背商山
處四邑樞轄之中送迎供頓之勞實繁以劇非有

盤錯剗治之才難以稱其責然土肥腴性宜秔稻
水旱不能為災民賴饒活者多成化戊子卜侯鐔
以幹能來守不數月政化大行無簿書案牘之煩
俟日星駕適野勸民耕稼歲又連稔侯甚樂之其
暇日則率僚吏陟降原隰陶寫堙鬱一日於客館
之東數百步得一丘狀如伏鼈窮然屹然攀而上
上甚坦夷可屋而廬周回瞻顧東西數十里甘川
流其前蜿蜒舒緩有灌溉之利沃野平疇瀰漫無
際又有茂林脩竹平沙曲渚映帶左右凡山川雲
物之効伎於前者若與耳目謀而心神交也侯曰
有是哉地之勝也命工徒剗蓄穢薙荆棘構亭數
楹不侈不陋侯日登臨觀四時農作之候察生民

畎畝之艱補不足而助不給民甚樂之至如冠蓋
輪蹄之輳集檐帷祭戟之巡臨從容几席一觴一
詠賓主同樂而民亦樂之鄉之父老曰生於斯老
於斯不知跬步之間有此奇勝今得侯而始闢豈
非天地造物者慳秘不洩以待侯今日耶侯來見
我語亭之勝槩而索名與記予曰夫樓觀亭榭之
設非直為觀美也所以尊王人接賓客察時候也
况君子有游息之所高明之地使之氣不鬱而志
不滯視不壅而聽不塞然則樓觀者又豈非為政
之具耶當 國家隆泰之盛吏循民安時和歲豐
百室按堵四境無虞若不亭榭遊觀為樂何以形
容大平之氣象乎其或吏酷民頑政繁賦重餓莩

滿野室家懸磬則雖有樓臺亭榭太守其獨樂乎
我今侯澤在於民孚於信侯能樂民之樂而民
亦樂侯之樂上下同樂吾於斯亭見之矣請名之
曰同樂侯曰諾書以為記庚寅重陽節

洗心亭記

銀川君構亭漢江之濱名曰洗心索子記予惟銀
川宗室之英維城之雅望也早有慷慨之志精敏
之才遇知我 光陵大被器重 光陵駕馭英雄
不以親廢賢歷試中外施無不可公嘗擢武科屢
將禁旅再受命分巡諸道見事風生激濁揚清綽
有臺閣老臣之風凡所踐歷蔚有嘉績 光陵之
知公公之遭遇之奇誠千載一時而已今則公位

尊祿重優游晚節厭紛華而嗜淡泊儵然有遺世
丘壑之想茲亭在城南尺五之地擅漢都形勝之
羨公於朝謁之暇往復風流逍遙閑適登臨以望
則漢江一帶滔滔混混不舍晝夜其來也無窮其
逝也亦無窮俯長江之如彼攬時物之變化夷然
豁然蕩滌堙鬱陶瀉性情是其胸中瑩徹無一點
渣滓真所謂江漢濯之者矣扁曰洗心夫豈徒哉
予嘗見王公大人富貴已極聲色翹檠之樂狗馬
花卉之玩悅耳目而蕩心志者左右全至孰能攘
膏梁稅軒冕從事於江湖寂寞之瀕者哉又遑知
夫此心之閑攝於吾身而思所以洗之者哉蓋心
者天之明命而我之明德其本體虛靈不昧何嘗

不明但為氣拘物蔽有時而昏則君子不可不加
夫明之之功今日洗也則滌其舊染之謂也大學
引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子朱子釋
之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
其曰洗者即明之之謂也公之名亭首及乎此非
真知蹈行者能然乎雖古聖賢脩己治人之方亦
不過此但人心操捨之無常而作輟之機亦甚可
畏當以敬之一字為此心之主可也夫仁者樂山
知者樂水山水者皆吾養心之助非外物也則吾
不必一一言山川之形勝而公必自得之矣茲不
贅

歸來亭記

申侯子楫故相國高靈文忠公之季也侯早擢第揚歷清顯聲名籍甚方文忠當國侯抱奇才朝廷物論多歸之然侯雅性冲澹不樂仕宦侯有別墅在淳昌郡淳湖南之勝地有山水之樂土田之饒禽魚之富侯日思歸而文忠友于款至晨夕相從未能決然者有年侯之思歸甚切則一日謝病告去因而不起者七八年宗族勸之起不從雖文忠亦不能強也嘗聞淳之南有山磅礴扶輿勢甚奇偉蜿蜒低回若龍躍若虎擲若屈若起若下而為東峯峯之頂地甚坦夷侯構亭三四楹亭之左右萬竹檀欒蒼然蔚然四時一節宜風耳雨耳月耳雪其為勝不一列植花卉於其中紅白朱紫相

續開謝貫炎涼而無窮矣登而望之則南原之寶蓮山谷城之動地岳攢青繚碧拱揖相朝其他層巒疊嶂長林茂麓賈奇眩異於烟雲杳靄之間而畢呈於几席之下有水發源於磧城北折而南逶迤演漾出於兩峽之間又匯而東廣嶽山水龍盤蛇屈環繞於峯下與磧水合泓澄綠淨可掬可鑑至如村墟野壠一望百里黃畦綠塍隱映遠近耕者牧者樵者漁者獵者謳訶互答遊人行旅采牛去馬絡繹於前後者亦可坐而見也侯日巾屨嘯咏於其中自適其適而其樂囂囂然矣或時牽黃臂蒼以伐狐兔釣水而擊鮮採山而茹芳燒笥討蓴送菊迎梅江村四時之景無窮而侯之樂亦與

之無窮矣頃者文忠病劇侯來相見縉紳士大夫交口薦侯之賢 聖上亦器其才授全州府尹遣之全距淳又一日程侯於剗治之暇籃輿往復者屢侯之得於亭者猶舊也今年春秩滿召還為僉樞侯之身雖在 輦轂之下而侯之心日往來乎亭一日侯與 居正 語亭之勝槩而求名與記 居正 請扁以歸來仍演其說曰歸去來者晉徵士陶潛之辭也前輩釋之曰歸其官去其職來其家蓋占人得出處進退之正者莫如潛後之有志之士孰不欲幼而學壯而行老而退以全終始者哉一有功名玷其心妻子累其欲當歸去而不歸去者滔滔皆是遂有以采林下無人之請予又聞古之君

子仕有常祿居有常業故其進退綽綽今之仕者大抵以官為家居無常業一失其俸無所於歸徘徊顧望以招貪位之譏竊祿之謗惜哉嗚呼雖曰無所於歸可歸而不歸則固未可謂之得况有所於歸可歸而不歸者復何論哉今侯別業足田園足使令凡祭祀賓客養老慈幼冠婚慶吊之具無不外求而足侯曩在功名急流之中歸來自得者有年今雖復立於朝紆青曳紫他日功名遂勇退者非斯亭而何耶名曰歸來不亦可乎 居正 因循貪冒尚不知止頭髮已種種矣其視侯得歸來之趣於古人遂歸來之志於他日以全終始者豈不深可愧耶 居正 倘得乞骸求閑從侯於斯亭則

必當詠歸來之辭訶止是之篇以畢吾說云已亥
中秋節

黃州客館重新記

黃為州在西道樞轄之中使華輪蹄之走集也高
麗時屬閩內土膏民庶饒富冠諸州置軍曰天德
後隸黃海道入本朝仍之州之西北有大同江
東南有岳嶺棘城皆國之襟喉控制不可踈虞至
於館宇待王人接賓客亦不可不嚴也居正嘗奉
使往復于黃者凡數十再而解宇湫隘頽圯殆盡
雖有曠遠一樓四簷低垂如坐甑中不可以登眺
暢叙居正心自語曰自黃為州以來為其守賢幾
也能幾也才幾也何無一人脩舉廢墜一至此極

丙申春祈戶部順張行人瑾奉使而來居正忝遠
接伎陪兩使到州適清明節設筵於曠遠樓風雨
交作移席於大廳則廳又狹隘又無前楹以茅簷
補之方讌雨不止簷溜如繩執事者霑服失容當
此時居正之有欠於州者可勝言哉翌年丁酉春
吾族姪權通政佺出牧慨然以重新事宜報監司
轉聞獲俞方措置經營而以疾辭戊戌春光原君
金嘉善伯謙繼牧又得李通判孝宗為之佐政通
人和民樂趨事乃起而經始之伐石陶瓦凡百財
費皆捐公帑無絲毫擾民監司李侯孟賢亦助其
費因舊址增大其規模凡立大廳三間前後有楹
宏敞廣豁東西各有軒有室為涼燠之所廊廡廡

庫亦皆脩整又鑿池軒東種以芙蕖制度一新與
焉為一道之壯觀後自關西來者皆稱侯之善政
而又極口言官廨之盛居正聞而喜之曰前日
正之有欠於州者至此一新豈非有待耶未幾侯
走書索記予觀近年以來國家嚴興作之禁民
又頑悍不樂趨事為守令者率皆因循翫愒視官
舍如蓬廬雖一石一木壞不復脩袖手傍觀弊而
後已謂之能盡長民之責可乎蓋法雖嚴不犯法
民雖悍不擾民何畏於法於民乎孟子曰以佚道
使民雖勞不怨顧興作如何耳今侯脩舉廢墜於
數百年之後而不犯法不擾民如是之賢之能之
才之過於前守豈不萬萬乎哉嘗聞曾南豐之言

曰凡縣之得能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興事為難幸
而興事得後人不廢壞又難今州幸而得能令矣
又幸而得興事矣但未知嗣侯者能勿辜侯之盛
意耶夫春秋之法興作必書以寓褒貶之意居正
竊取斯義直書其事以詔後來云耳非敢為侯溢
美也已亥重陽節

通津縣大浦谷梁判書別墅落成記

通之屬縣曰守安地濱海土皆肥衍有山水之勝
魚稻之饒吾座主南原君別墅在焉蓋縣東南一
息許有峴曰車踰北折而為仇坡里又折而為大
浦谷峴之南沿西岸而下東向第一第二條釵股
其形右臨周道指富平界第三條峯巒稍振起漸

寬平勢似鳳翔乃公壽域也第四條厥位面南龍
虎蜿蜒都諸勝而有之即其墅也子瓚隨居之墅
之右有里社社之西有小峯圓整瓚居峴北洞之
右琥居洞之左墅之勝北擬松岡四時一色南臨
大海一望千里東則金之葛峴富之安南等山控
挹蒼翠西則江都之摩尼鎮江諸山攢青聳碧氣
象千萬公有田數百頃歲收千百斛漕船商船泊
在門外漁燈蟹火隱映明滅於尊地遵沼之間其
勝無窮而樂亦無窮真畿甸之樂土而公子孫世
守之青氈也况墅距京都纔七十里公於暇日輒
命駕出遊又將為終焉之計號其居曰訥齋軒曰
止足亭曰木鴈一日墅成將設宴落之公之四子

曰瓚曰琇曰瓚曰琥各率妻子隨母夫人以往銀
章紫綬聯珠疊璧有孫十餘人亦皆玉立蘭茁門
庭爛如也及開宴娛賓鄉之士女無小長咸集山
肴海產雜然而前陳村謳墅笛錯然而遞發有起
舞者酣飲者醉倒者扶坐者有感而泣者祝而拜
者有扶杖馱載者歸途絡繹人影散亂觀者嘖嘖
嘆曰吾鄉千古未有之盛事也後瓚造余請為記
居正會叅公門下又獲侍於鑿坡春坊者十有餘
年斯文陪遊將四十載知公莫如居正公性喜讀
書淹貫諸史洞識天下山川地理有問響應實如
足履而目覩之又喜論事前後封章踰數十萬言
居官履事勤謹不怠雖盛雪大雨亦不之避公遭

遇 聖明年方知命長憲府判吏工兩曹畧形麟
閣聲名燠赫居正仰若山斗居正又與公同里開
公四子之第皆在公宅之傍薨連廡接定省往來
宵晝無禁與同居無異又卜築村莊四子之居左
右前後父子兄弟出入京外同里共井有孝友之
道焉急難之義焉何其盛哉嗚呼古人頌禱祝釐
之辭不過曰壽曰富曰多男而已公自辛酉黃甲
以來選入集賢殿者一十六年無春秋者三十年
掌典校者二十年仕弘文者又十六年至於成均
承文館閣無不出入今則再判工部為六鄉之長
可謂貴矣時年六十有四白鬢紅頰照映簪紳可
謂壽矣有子四人布列清顯又公筮仕以後至今

三十八年祿食無歇不曰富而多男乎公親享福
履之盛如此他日子孫積慶之縣又可既乎詩曰
秩秩斯干君子攸寧此居正所以賀公也又曰子
子孫孫勿替引之此又居正望於公之子孫也公
姓梁氏諱誠之本南原人今占籍守安縣為來姓
云

全州鄉校重新記

恭惟我 國家崇儒重道建學立師雖窮陬僻邑
莫不皆然况全為我 祖宗豐沛之地而南國人
才之淵藪則其所以教養之者尤所當先鄉之子
弟又多文獻世家樂善好學故一鄉化之茂才間
出是雖坤靈湫氣之所鍾亦莫非教養之有素也

府學舊在治內歲辛酉奉安 太祖眸容于慶基
殿與殿密邇詩書之誦夏楚之施喧囂不絕非所
以肅安 聖靈也乃移構于城西六七里凡聖殿
講堂齋廡庖厨以次該備但其地深曠與州間負
阻不能無草竊虎豹之虞也則繚垣墻固局鑄惟
堅緻是尚而已歲己亥鷄林李先生有仁出尹于
茲先謁宣聖次揖諸生而進之講論俎豆之事慨
然以興化礪賢為心課學有程供廩有優至於繕
修細務亦措置有裕越庚子春建新樓五楹窮隆
爽塏制度適宜既告成先生率諸生登臨觴而落
之顧謂諸生曰二三子之於斯樓其有所得者乎
曰昔樓之未建也學舍湫隘我輩讀書吾伊之暇

雖欲祛堙鬱暢精神顧無息焉遊焉之地悶悶然
執熱而思濯也今登斯樓滌我煩襟雪我滯思觀
乎山可以體其仁觀乎水可以養其智觀鳶魚之
飛躍而知道體之昭著一俯仰學也一動靜亦學
也凡目寓耳得萬物之職職者何莫非吾養性之
助乎推而極其功亦可以參贊化育而與天地同
流矣先生之嘉惠我輩者至矣至如流連玩愒講
誦作輟則非先生之所望於我輩也先生笑而領
之諸生欲侈公之賜而求予記予亦屬籍於鄉義
不敢辭予惟學校教化之地教之道無他因人
之所固有者道之耳仁義禮智人之固有者然不
能無或蔽而昧焉則於人倫日用事物之酬酢有

不得其宜者是以聖人著書立言以詔後世皆所以明人倫也讀是書明是道發為文章措諸事業其所係豈不重且大耶然其所以教誨勸礪之責必有主者今之居官者屑屑焉刁筆箱篋是務而迂視興學鄉學尤甚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由鄉而國而天下曾謂鄉學而少之也哉先生能以教養為已任學校為先務既樓之又觴之又與諸子而討論之其曾次悠然物我無間則可以頡頏於舞雩詠歸之天其襟度恢廓天地同廣者則可與語尼聖登泰山小天下之氣象矣孰知先生一樓之構有關於斯文若是耶所望於諸生者精而察力

而行毋荒而業毋毀而隨能勿辜先生教育作成之意可也嗚呼閩越僻邑其俗不能通文書吏事常袞為觀察使召與之禮士皆翕然從之歐陽詹始舉進士而文治漸興况吾御鄉人才全盛之地而先生之開道勸礪者若是將見家鄒魯人朱程出而邦家用者必彬彬有人矣是以書

濟州觀德亭重新記

座主南原梁判相謂居正曰兒子瓚牧濟州重脩觀德亭請先生有記侈之余惟濟本古之毛羅國即吾東方九韓之一新羅時始來朝號耽羅高麗初納降國除為縣麗季竒皇后僑置牧場至于皇明復隸我國蓋州在海中地廣幾四五百里居

民八九千戶牧馬亦數萬匹其物產饒倍於他郡
又與日本氏相隣備禦之策實繁且劇 朝廷選
牧每難其人今侯首膺其選涉重溟如坦途無持
被刺刺之色侯其賢矣哉及到官拳拳以宣 上
德恤民隱為急安撫三年人乃大和於是土豪高
潤等數十人請曰觀德亭實州人習射之地歲久
頽圯隸業無所甚為吾州之欠侯曰然謀諸通判
河公澍鳩村募工經營締構不閱月而告成於是
隸業有所武備益嚴公可謂知所先務者矣况是
亭之作非為遊觀而設本為閱武也則自今州之
人日日習射于茲非徒射侯于以習騎射非徒騎
射于以習戰陣及有賊變舉三道之衆作常山之

勢水陸步騎各出死力爭斬敵首以之救父母妻
子以之保一邑以之為國干城樹功名於竹帛豈
不幸哉非徒武備為然也此州之人以文章事業
鳴世者自高平章兆基而下至于高先生得宗左
尹台弼四兄弟皆立揚清顯其他三邑子弟在州
則勤於上供入 朝則宿衛惟謹其風俗之厚可
擬於海內諸州者侯以閱閱之宵習武事有長才
遇知我 列聖連受方面之寄其聲績之在三陟
熊州者人皆籍籍稱羨今揚名絕域其所立卓卓
如是豈不可佳也我侯字如玉南原第三子也庚
子秋

雙溪齋記

士君子之生斯世也一出一處所居之地不同則其所樂亦與之不同矣蓋高人貞士處幽閑寂寞之瀕抗志埃溘之外其所自適者不於山水而何哉若夫名宦富貴於當世者出則珪組簪笏入則崇堂厦宇聲色駒馬之蕩其心禽鳥花卉之悅乎目又何暇於丘壑哉此所謂林泉朝市之相阻造物予奪之不齊而人不得兼有者也間或有兼而有者何哉豈非天之所畀者厚而人之所得者專耶吾同年上洛金侯早擢巍科踐歷臺閣長憲司亞六部其顯隆已極然雅性冲澹嘗扁讌居之室曰琴軒鑿池蒔蓮左右花竹日巾履嘯詠於其中不知臯壤之為山林山林之臯壤者矣一日又卜

勝地於華峯下景與心會構齋數楹為退食委蛇之所齋之尤勝曰雙溪其東源自山麓澹澹然奔崖漱石而下澄徹綠淨可掬而不可唾闢其傍樹以紅碧三色桃當春爛發霞蒸霧滃落花流水完非人間世矣當暑蔭清樾坐危石飛觴沉果爽煩襟而雪滯思洒然有出塵之想矣其西源亦自山麓鳴琴戛玉而瀉泓然黝然為塘為沼種以芙蕖則紅香綠影映帶左右淨可友也芬可挹也引流灌園則黃畦綠塍嘉蔬異穀可擷可茹不一而足予嘗觀公卿大夫飲膏梁厭紈綺思得泉石之勝涉遐荒抵奧僻求之不得雖得之亦不跬步可致安能隨意自適哉今侯得琴軒之趣於前得雙溪

之樂於後得人所不得無人所不兼得非天之畀
於侯者獨厚耶吾於雙溪抑有說焉雙者非一之
謂非一則二二則有陰陽奇耦之象溪必有源流
源流者本末之謂也大易曰山下出泉蒙其始也
源於一分而為支流為澗溪為江海此所謂一生
二者也一本萬殊者也吾夫子在川上有逝者之
嘆孟軻氏有源泉混混不舍晝夜之說苟得聖賢
過往來續之旨盈科後進之訓從事於斯溯流求
源循序而漸進則學者下學上達之功君子果行
有德之能事畢矣雖中和位育之功亦不外此也
倘或膏肓山水嘲弄風月玩物以喪志則非吾之
望於侯也侯其念哉辛丑重陽節

羅州客館東軒重新記

羅本百濟氏之發羅郡新羅改曰錦山後為甄萱
竊據高麗太祖攻取之始置州成宗設鎮海軍顯
宗避寇南巡陞為牧入本朝仍之牧有使有通
判各一州於全羅道最鉅境壤縣曠民物繁阜地
又瀕海有秔稻之饒物產之富乃一道稅賦之會
要四方商旅之走集也由是民悍而吏豪事煩而
務劇牧而莅之非盤錯剗治之才未易誥也成化
己亥月城金侯以選出牧又得賢通判吳侯志同
氣協政脩弊祛慨然有重新解宇之志乃捐已俸
助以公帑命工鳩材先就東軒而繕脩之但軒之
舊制廣狹失宜今復規畫增擴之由軒及室整飭

有序涼燠適宜揔若干楹經始於庚子八月閱數月而訖功既髹曠不侈不陋制度得中其宏敞廣豁則比舊有倍觀者躋之鄉之父老相與言曰我兩侯之為州喜恬靜不好煩其令肉我骨燠我寒未嘗見其斂我擾我備我者而旬月之間有如是煥輪易觀者豈不有神助乎何成之之不月也有遣子弟求予文以勗永久者予惟解宇者嚴官府接賓客非我私有其興廢係於守令予觀今之守令其罷軟迂闊者雖簿書文字流汗矻矻溲然罔措又遑暇於外事哉間或有號為賢者能者乃諉之曰我怵於邦禁之嚴也我迫於民謗之興也雖風摧雨剝未嘗挂一木轉一石補苴罅漏睨若逆

旅坐待其弊弊又改為其病民可勝言哉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苟合於道何畏於法於民乎今兩侯使民有道不傷財不違時不舉羸既德於民何害於法乎其視盜賢能之名優游玩愒怠於官政者為何如哉嗚呼物之興廢物之數也州之有官解凡幾年前後守者又幾人其脩不於昔於今豈非有待耶有數耶吾聞古人言凡宮室樓觀之制作既有好物者創始於前必有愛物者重新於後若廢而不興始而不終非物理循環之道信哉言乎使嗣來者心兩侯之心政兩侯之政視官如家則庶不辜兩侯今日重新之盛意云金侯諱春卿字明仲吳侯諱漢字濯之皆以賢能著稱

一時也成化辛丑

伽倻山蘇利菴重創記

陝之名山曰伽倻又號曰牛頭曰雪山曰象王曰衆向曰只恒蓋一山而六號者也山之勝聞東方古有大伽藍曰蘇利新羅殊異傳所記第一毗婆尸佛始創羅代九聖人住處者也寺之設已千數百年其廢不知在何時遺址歷歷尚在當其中有三伏石牛東有八功德水杓臺西有奉天臺釋迦佛北有毗盧遮那佛外有四種東二十許里有三丈六尺石佛西脩道寺北栖卒寺皆伽藍之護從也寺有密記云當初天神降助三日其靈異若此噫名山寶地之在於人世見於曷籍奇奇怪怪如

此寺者不幾何而墮廢蕪沒久而不復則亦山門之一恨也今仁順府尹永嘉權相國聰璿源貴族蟬貂望重然而攘膏梁紈綺之習留心於修善種福之事慨然有重新之志多施貨財以供費用諸檀樾又從而成之經始於己巳春三月斷手於明年冬十月凡為屋以楹計者若干金銀丹雘真彩炳煥瓌瑁日用之具無一不備自是歲設法會緇徒雲集此庵之一重興也權侯求記於居正略書梗槩而歸之言曰侯文章世家又豈區區於貪佛者哉所以勤于是者則欲上祝君釐下報親恩以寓忠孝之至情耳寧不為後人之大勸哉是可書也蒼龍乙亥

洪川縣鶴鳴樓記

原之旁縣曰洪洪環山水抵輿僻而理民俗醇朴
詞訟清簡有為州之樂子小也游學嶺西自原之
春再道于洪而過之喜其邑居之幽爽山水之清
竒民物之富饒樹木之翦鬱恨無樓臺可以一登
眺也正統戊辰春尹侯以選來守不旬月政乃大
舉三年庚午秋始起樓于客館之東前其樓鑿沼
種以芙蓉每於公暇登臨瞻眺導宣堙鬱一日觴
鄉老落之訊以名樓之義鄉老曰客館前數十步
古有橋曰鶴始橋成鶴來鳴因以為號鶴吾鄉之
瑞也請以是名之侯從之安平大君書鶴鳴樓三
字額侈之是年冬侯來京師為余言曰夫春秋興

作必書重民事也今為吾守令者率皆勞民動衆
時屈舉羸建一樓立一亭則必張大而書之以誇
耀功能是何義耶吾惡是名但子非溢羨者也故
求一言以錄歲月云耳余聞其言而佳之從而為
之辭曰夫樓觀之作非直為觀羨也所以尊王人
接賓客占時侯察農作以寓夫與民同樂之意烏
可少之哉况樓觀之脩廢一邑之興衰係焉一邑
之興衰守令之賢否關焉夫孰以此為餘事耶顧
所興作何如耳侯此舉不傷財不違時深得春秋
使民以時之意在聖人褒貶之例當大書特書以
羨之也子欲讓得乎今聞侯之一言而益信侯之
為人也予又聞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夫九

阜至與突也九天至寥廓也誠苟至矣與突者尚
可達於寥廓今洪雖小邑俠之聲聞章章如是終
必喧於一國聞於宸聰被宣詔翱翔於雲路鳴
於一代無疑矣至是而俠之所以名樓者豈不益
有徵歟俠通詩書好文雅宏達人也故弄書詩春
秋之所言者以為記庚午冬

長湍府新營客館記

按古記云三韓時有隰川郡後陞隰州又降為長
湍縣高麗太祖統三為一都松京以長湍為東翼
開城為西翼成宗朝改為湍州辛丑紅寇之變館
宇燒盡縣官僑寓永平縣戊辰我太祖康獻大
王命置安集別監招撫流亡還古邑越三年庚午

改置縣令 本朝歲甲午罷臨江縣屬長湍改號
長臨未幾復臨江縣罷長湍屬臨津縣改號臨湍
世宗己亥各還其舊為臨津長湍 世祖丙子罷
長湍臨江二縣合為臨津縣太守河君汝德始卜
邑居於桃源驛故址宋使君泚琪繼來始方經營
戊寅改號長湍縣是年以本邑王后祖先墳塋所
在陞為郡翌年己卯始徙邑焉公衙客館庫廡草
創而已繼得趙使君之周有意締構丁憂見代金
使君漢生踵來政和民悅役遊手不煩民力鳩材
燔瓦凡立大廳三楹翼以前後東西有夾室三楹
南其前又有大廳俠室若干楹廊廡門廂各有次
序勿亟勿勞不數月而功訖乙酉移任溫陽得李

使君慎孝又加潤色戊子今使君白君思粹來守
明年已丑陞都護府為首鎮地廣務劇白君恩威
并著闔境大治儲峙充羨數年之間營東西稔庫
二十四楹官廳東西庫若干楹附以馬廐繚以垣
墻官廨大備歸然為一邑之壯觀嗚呼縣邑之興
廢自有其數長湍臨津臨江三縣介居兩京之間
一合一分或東或西不常厥邑者凡六五再矣乃
待今日而定合為一又得賢守令如諸君者而邑
居益壯民物益盛豈非有所待耶今鄉之父老談
白侯之德不置屬予記予亦不腆弊廬先學在村
西以敬棗梓之心親目侯之盛羨記於何辭龍集
癸巳

積城縣客舍重新記

積小縣也古號曰來巢高麗時屢為開城揚州兩
府屬邑後復為縣治本在山城之南土地偏僻民
物彫殘不能供上役為守者率皆患之麗季籍罪
臣林檄家為邑而役焉太守韓雍始建廨宇繼而
得李使君明誠朴使君與居朴使君河信營構告
畢規模卑隘因歲久頽圯殆盡後來者喜因循未
暇修復正統乙丑甄表李侯來蒞于此未期月政
修弊祛乃集眾而謀曰夫館舍所以奉賓客嚴官
府也而今荒廢不理如此吾為守之大懼無以稱
職而不忍坐視願什養患以遺後欲撤而一新若
何眾皆曰唯命矣於是報監司聞于國獲俞出俸

錢以資財而聽民之百雇役者遂鳩工孱材即
舊址而增損南北各建六廳三楹宏敞廣豁皆翼
以前後傍有燠室又闢而為庫南立脩廊中有
廳事庫廡總若干楹皆施之丹碧昔之缺今而完
昔之隘今而寬化腐為堅易傾為植鮮其陋豈其
卑觀者壯之使華賓客之過州者亦知侯之有異
績今年秋政滿將徵鄉之父老欲借留而不得則
成願有文以寓去思之意遂請居正為記居正侯
之戚屬也素服侯之有治才今又訊之鄉老侯之
為政於積六年矣而民之愛慕如一日又能修舉
廢墜於數十載之後則疑若擾及於民而無一錢
橫徵於下役不逮於南畝吁不亦難乎哉孟子曰

以供道使民雖勞不怨况勿勞乎吾益知侯之有
治才也嗚呼作之難不如重修之為難有始之難
不如有卒之為尤難今侯此舉亦可謂兼其所難
矣夫頌前人之美者將以為後人之式使嗣侯者
能勿孤侯之用心則積之廨宇不憂如前日而積
之民亦受其賜矣侯名倣喜蓋簪纓之胄云龍集
庚午

四佳文集卷之二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